

石  
民  
四  
十  
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

謹述生財之道疏

辭閩鎮疏

辨誣疏

銀臺不上

卷第二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疏二

謹述生財之道疏

爲謹述生財之道以備富國之謀事富國有三  
端曰穀曰金足穀之道最急在屯田足金之道  
最急在錢法鹽法按會典屯田原額八十九萬  
二千七百八十九頃今存六十二萬七千六百

九十七頃每分五十畝納正餘糧二十四石地  
有瘠則陰益其畝而必以二分爲頃洪熙間免  
餘糧六石正統間免正糧上倉其法始倣正糧  
者本軍應食之糧唯上倉而以時給之可以免  
花費可以平市價可以操與奪今免之則視爲  
應得其田亦視爲固有而典賣隱占生矣今額  
可查也其不能查者以隱入有司民田冊籍據  
占者利於免衛所差徭而有司又利其額外徵

收今法當查各州縣細數著落撫按責成有司  
則舊額始可清如徒責軍衛無益也額清則卽  
以六石計之當有餘糧七百五十餘萬正糧一  
千五百餘萬盡令上倉除正以時給本軍外其  
餘糧盡納本色不得以三錢二錢五分爲折則  
一歲所入可抵兩歲漕運較之今所入不懸絕  
哉其處置之道亦有二端一則在民者不必責  
還軍軍已消亾故也只令見有困者照額上納

不則人得無值而佃之則衆不驚一則在軍者  
當高管屯田之選於本省衛所通融酌量舉其  
職者一年卽加守備銜三年卽加都司僉書補  
實缺守備則官皆奮矣錢法者本帝王司天下  
之大柄也宋之偏安尚有二十六監卽永安一  
監歲鑄八十萬緡今天下歲鑄幾何然苦無銅  
耳宋元祐中歲得銅一千四百六十萬斤今幅  
員更廣豈不能辦臣嘗於萬曆間考北錢每萬

爲工本銀十一兩二錢五分依六文准銀一分  
爲息五兩四錢一分六釐零南錢每萬爲工本  
銀七兩七錢一分四釐零依十文准銀八釐則  
其息僅二錢八分五釐零南北之利相去豈止  
十倍今法當以北爲式而且依往年大工例每  
五文准銀一分則每爐歲限二十鑄可得錢一  
百六十萬文爲息銀一千四百兩天下開勘爐  
則歲可得一千四百萬兩而又鑄當十大錢民



便而息更重簪有行臣議者爲崔呈秀所廢今  
當復之歷朝舊錢俱以十文准銀一分其行僞  
錢與私鑄者俱決不待時目下坑冶未全開則  
先銷銅器非三品不得用銅典制也卽坑冶旣  
開亦照唐宋例禁以銅爲器然必皆嚴爲科條  
而其要在遵祖制徵收用錢不用銀則錢自通  
行有司不得加火耗貪吏不得資滿載猾胥巨  
寇俱難爲姦成色不分三尺難欺若鹽法則目

下當用舊疏理袁世振行其舊法以救一時而  
其大本在錢法既行之後以其息百餘萬修復  
祖宗官買官賣之法蓋戶口較之先朝已十增  
其九而行引不增焉豈皆淡食哉以私鹽行也  
禁私鹽之法莫善於祖制祖制每竈丁課鹽四  
百斤給工本米一石有餘鹽則每二百斤給米  
一石貯之於倉官賣於商私相交易者絞後官  
不給本聽商執引買於竈則勢不能復禁其私

改其律爲納贖是教之賤也而徒責遊徼巡之  
得乎今官買官費其本不虧但常有鹽法中耳  
私鹽旣絕引可增十倍歲所入千餘萬矣此三  
法簡易易行只在行法須嚴而用才須當法行  
不特加派息而國已富伏乞 聖明裁察焉

辭閩鎮疏

奏爲臣身誼當効死臣名誼不受辱乞褫臣以  
明臣不受辱戍臣以明臣當効死事臣於舉世

賤武之日獨以年未壯筆未秃謬承曠典龜勉  
從戎原欲効死封疆以明世荷國恩之義耳乃  
幾死於逆璫蒙 皇上復官擢用此臣効死之  
日矣 皇上又允御史袁弘勲之請先加臣府  
銜臣竊觀御史疏舉効甚多中所効朱梅者原  
係撫夷官從不領兵臣見其所領防撫兵千餘  
精整可用乃請於舊樞輔孫承宗使管軍營此  
其爲前鋒之繇也効臣所薦而臣受薦以增官

臣心不安也但所云通夷穢跡則事在臣去後  
未知其詳故但巽詞辭加銜兼請致仕以明辭  
受之義耳蒙聖明允臣辭銜不允臣致仕此更  
臣効死之日矣方在靜候擢補忽有太僕寺少  
卿徐景濂薦臣爲閩帥拜疏後以稿示臣臣前  
疏所言插酋禍甚奴酋閩賊害深黔賊是時插  
酋尚未報擁衆犯邊閩賊尚未報流突溫州也  
而臣先料其必犯宣雲必突浙直不幸言中故

寺臣過臣下問卽以臣爲可用萬一陛下誤聽其言此更臣効死之日矣然臣又有不安於心者不敢不直陳於陛下之前寺臣疏中所薦湯賓尹馮銓臣實有說賓尹空負文譽貪淫好殺不能枚舉卽如占鄉紳梅守極之妾而復占其鉅萬之產又欲致其子死地欲致故友徐日隆於死地而復占其鉅萬之產又害其弟婦其最密之門生亦曾爲臣言之以師儒之官躬

禽獸之行而最後以屢校崔呈秀傳應星而皆  
不得起遂托問生李夔龍薦於魏忠賢爲佐命  
宰相以贊逆謀忠賢欣然分付閣臣使入揆地  
故特畱王祚遠掌院以禮侍與之使先帝龍  
馭不於廿二日上賓則賓尹廿三日登啟事矣  
此信傳於畱都管任留都今在廷之太臣有爲  
臣言之故南京吏部郎中徐紹燧當皇上新  
政卽晉糾賓尹及魏廣微而有阻之者曾商於

臣臣以大義成之今與賓尹同受人薦臣何顏  
對紹燿乎至銓者因臣於辛酉言熊廷弼王化  
貞必兩敗力阻故輔葉向高莫保任王化貞是  
時銓以化貞爲可任大咤臣言後其言中故爲  
講官時正三李得時之日李魯生在兵垣欲言  
邊事自見曾以銓言者薦臣臣在舊樞輔幕中  
耻之而欲疏聞樞輔曰我欲偕此以就邊事可  
直言以速我禍哉未幾而逆璫矯旨阻臣用矣



未幾而銓忽超越大拜矣臣實駭懼不敢一字  
相聞而銓怒矣故當英淳夫叅其死灰斷蓬皆  
集其門此指武進知縣許復也復以察處不謹  
俗忤東林爲詞求復原職銓曾許之爲告於逆  
璫故旣擬溫旨吏垣復爲抄叅銓恐淳夫點明  
此事當信實然故遂委之於臣謂死灰斷蓬得  
非茅元儀乎皇上試問袁崇煥曾否囑其薦  
舉崇煥方投揭揆樞求用臣豈煩銓囑故使臣

李代桃僵耳而臣幾逮矣復係臣鄉人故臣知之若非指復何以復當溫旨科抄之後以銓敗而不得復官故臣前疏卽言最後波及又言李代桃僵已明犯銓怒矣今寺臣旣以銓爲可用銓之生平不待臣言但寺臣爲地方而用其所皈依之人之所怒恐亦不便也請 皇上盡褫臣官以謝寺臣之知然或以臣爲避難又無以明臣之當効死也請 皇上發臣遠戍使異命

鯨鯢豺虎以明臣義伏乞聖明矜憫俯允施行

辨誣疏

銀臺不上

爲懇乞聖恩俯鑒冒死逐虜微勞并察未經發  
餉無憑剝軍情節事臣自 皇上龍飛復官擢  
用又蒙獎賞所著武備志隨蒙允加府銜誼不  
敢受旋以不容於樞臣王在晉回籍後以御史  
袁弘勲疏論輔臣劉鴻訓因被反叅內及薦臣  
一節勲乞提臣證明臣不待部文星趨赴京求

昭名節中道危證垂死人所共見兵馬司回文  
可據後聞部議回籙聽勘方候旨抱病南行忽  
聞虜警竊計臣嘗贊樞輔孫承宗恢寧錦右屯  
四百里處處當先今寇在門庭方奉旨命廢將  
勤王臣蒙恩獨深豈敢後人扶病旋北叩闕求  
當前鋒而門禁已嚴逆政司又不受章奏道遇  
承宗同至通州此時十一月十五日虜已至通  
承宗於十八日率臣等三十六人二十四騎赴

之是時城外消息不聞臣募死士訪的滿桂在  
德勝門向與臣矢死同心報國知臣在通亦不  
勝喜臣請領通城步騎八千與桂合師城下與  
賊誓死一戰承宗部署已妥忽因祖大壽回遼  
承宗奉旨往關以臣素爲遼人所信強使同行  
是時虜騎充斥與承宗共誓同盡一劍幸而不  
死得抵關門皇上試問遼師何以復回關門  
何以固守雙旺閭家屯何以得捷建昌何以得

復復而何以得守此雖承宗仰藉天威而臣之  
嘔心於謀畫竭力於調遣一段苦績承宗累題  
可據遼人萬口具在恐不能掩也荷蒙聖恩使  
以原官領龍武營事龍武共四營而三營原在  
關外城守臣於三月十七日奉旨到任始敢調  
回整棚至四月初始到唯後營向在關門而兵  
將又在三屯止有八十二人看營臣先管束一  
面速請招募一面議脩已廢戰船收拾廢棄銳

砲約所省朝廷金錢鉅萬於四月初四日奉委  
署鎮初六日誓師登舟兵歷過正二三月餉未  
發臣以兵無餉必譁破面求道臣王楫借發以  
致負傲岸之嫌至初十日晚餉始俱到營而猶  
後二十一人是夜劫衆爲譁執詞以餉到不發  
而臣先所管後營抵死不從卽譁兵亦未始有  
剗措一字道臣塘報關臣叅疏可證王楫手寫  
執照譁督董永威等極稱臣罪以安軍心亦止

兵言目下餉到未發未有剝軍一宗今現於永  
威處獲證使此時軍兵果有此言豈容楫不寫  
入執照以爲免死之符耶總之臣若畏罪托病  
則極向來誣叅所坐罪不至死而晉犯虜鋒兩  
入圍城無非圖報 皇上之恩豈敢反軌 皇  
上之法且臣卽不肖而思染指乃餉至而軍怨  
譁譁後而繇楫蔽臣何從剝卽誣以嚴刻乃舊  
經統領者積有時日反無怨言未經管束者怨



何從生且譁晉皆係將官狡猾跟役並無一名  
營兵名單獲存關廳可證且承宗疏奉聖旨覽  
卿奏茅元儀兵譁事情屢經酌訊姑准杖贖欽  
此臣已仰荷天慈酬恩無地所有冤苦至情汗  
血微績正苦叩天無繇豈敢抗延玩法今泥晉  
赴闕畧述始末仰懇 皇上亟憐臣破家爲國  
捨命當虜忤人生隙行法罹法俯賜昭雪臣生  
死感戴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

海島情形疏

擬代高陽公

遼土遼民疏

擬代高陽公

議島事疏

擬代高陽公

卷第三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疏三

海島情形疏

擬代高陽公

爲海上情形已著應著宜周乞定廟算以一人  
心齊物力以資勝畧事臣接邸報登萊撫臣袁  
可立以總兵官沈有容所報金復情形止聞其  
進守金州一著不言事之不當爲而言勢之未

便者四誠哉其言也奴以赤地之計投我餌而誘我入入則中其彀也我向之欲速取四衛者以因糧於民則餉不虞墮因兵於民則死鬪之衆與深入之兵俱可一當百今兩者皆失所望矣然因其不可入置而不問則奴明張勢以扼我我束手而受其制也卽謂四衛可以徐圖然則登萊之大帥移師入島者爲何不過欲乘機以動耳今機著矣而終不能入在今日之不可

入者遲之數年亦未見其可入也且其邊愈遠則我之機愈不可得其漂搖於島中徒使將士習勞餉餽艱虞耳卽奴向之畏我而改計者已漸知我之無能爲矣不獨登萊也有容不能入金復豈毛文龍之獨能入鎮江耶其孤城之不可守同也其餽餉之不可繼同也其應援之不可待同也然則舉朝所望於文龍制奴者皆在夢也文龍之請進師請以鮮師助亦其酬恩激

奮之一念耳實未深言其利害也不獨此也自  
皮島而入鎮江九連猶廣鹿之入金復也其皮  
島之入金復也地益遠力更不能彼不知地里  
而謂四衛盡可責之文龍一人者夏夢也又不  
獨此也自皮島之入金復其爲途坦其爲道里雖  
遠而尚逆若欲襲取老寨則自鎮江而至寬懸  
寬懸入奴寨也尚數百里卽向時劉挺所進之  
路也半毛董古諸險非可以偏師度也卽險可

也今有容述毛文俊之言欲以舟師駐蓋套夫  
有容之兵止三千人今淮兵登兵不滿萬人守  
北汎口一帶而不足欲遠及蓋套此妄語也臣  
頃令南海口之師哨入蓋套其入途近其爲節  
短自蓋套入而據蓋據海終覺萃帥臣之責也  
有容今不能據金復誠是也然則竟一無所用  
乎以孤軍據空城則不足以遊兵擾敵境則有  
餘我之舟當冬而凍則固可收入島中當冰泮



而風和則自金而復皆沿海而可擾者也今年不能擾故復州尚有耕種明年擾之則彼又失一州之糧矣其衆不減而租入減此窮蹙之繇也度文龍之師非五萬不可今亦宜簡料果有五萬勝甲之人舟足以載馬足以追足用楫用車以禦馬來險此不可不預備也淮兵合之登兵其大約二萬餘舟足與否登之鎮撫夷速計之其餘資具則與文龍一也覺華之師一旦入

則據蓋蓋據而可與渡三岔之陸師相應而入  
海矣我不得海則雖得金而不能守奴失海州  
則雖有遼陽得勝城而亦不能守此必然之勢  
也今覺華所不足者舟舟具而勢成矣不虞無  
將無兵也但登津之舟必取辦於淮浙而欲遼  
資船於登津此未深長思也物力竭官作脆故  
言抽言雇而欲以較南數倍之物力造之登津  
此更未深長思也如其可爲則籌之熟矣又何

煩待計耶三鎮成而奴譬全身已無完膚陸兵以車衛步以騎佐車自寧遠而廣寧自廣寧而牛莊自牛莊而海州據海州爲家以制全遼反掌之勢也然其遲速之間則難言矣軍氣稍振而神氣未全不可速也規局已定而物力未齊不可速也故言速者非也遲之數年我軍之氣愈惰我將之志愈玩我民之脂愈竭彼休息而氣完屯牧而其完我可撫之西虜彼亦可餌多

內難之朝鮮易爲陰陽使其驚伏者一出我之  
待時者反爲所待我欲困彼者先於自困此智  
者所不能謀也故言遲者亦非也今勵將士之  
氣在於上主恩而下持法齊三軍之力在於呼  
必應而時無稽而總其大要在於定廟算而芻  
猜遙臆之人莫關其口喜功倖進者無言速延  
日便私者無言遲以遲速之機待之天者無後  
天而悔以遲速之機聽之人者轉而操之我則

此事終有崖略不然而徒爲後世之所笑封疆  
之臣不足惜其如宗社大計何伏唯 陛下冲  
年踐祚卽歷艱虞正上天所以啟聖今唯毅然  
乾斷合天下之志以爲一而後弭天下之亂以  
爲平操術要而致功速唯聖明留意

遼土遼民疏

擬代高陽公

爲因遼民以守遼土因遼土以養遼民據現在  
之情形圖久長之模畧以展守之局以固守之

勢事竊臣自受事以來幾及二年圖審物力揣  
度事情必不敢浪言進取奮一日之憤除百年  
之逋使一有蹉跌進退失據以貽君父莫大之  
憂但古之言守者莫善於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使無重關累險於外則居內者自震撼不寧窺  
外者亦驚發狙伺故自京師去山海途不過七  
百里本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欲藉郡邑之城以  
爲內縮之計義所不敢出也關門一線天下藉

以安危必憑此以爭勝負之數賊未至而心自  
寒賊已至而衆先潰亦義所不敢出也稍前數  
里設爲重關一之與二殊無差別而浪費金錢  
以爲裘之襲面之澤夏義所不敢出也臣以善  
守者必先戰於守之外則迎之於近與迎之於  
遠等迎也善守者又必限之於可據之勢則遠  
有足憑之隘與近難施築之基易辨也頃臣於  
九月初八日自關東發抵於中前所蓋去關三

又次日臣投策問舟以向覺華島島之去岸不  
過十八里轉盼而渡難民之居此者已盡移寧  
遠唯金冠之水兵在焉然數纜及千敝船纜三  
十艘而已島爲唐文皇東征之地遺蹤彷彿猶  
然在目蓋駐此爲遼西適中之地而又因水風  
之力以用其無方之威智者所必爭也其島之  
東盡爲孟葫蘆口與寧遠之鎮倭堡相峙如門  
各駐一軍築銳臺於上艤沙唬之舟於下海門



天設片帆不能飛渡而又以島之背設臺以向  
其外則水道遂絕蓋大海汪洋雖可四達而遼  
舟非傍嶼不行虜必不從水至而卽處於水亦  
望此心折且三門之勢若吸之應呼無論賊來  
必能從水傍擊而賊窺此勢卽繇陸亦多顧盼  
臣已移爾海口之沙船及御史游士任之唬船  
於彼但惜其少也孟葫蘆口近與鎮倭堡爲對  
而又遠與葫蘆套爲對此可頃刻飛渡亦猶海

門之勢也臣次日還寧遠又次日而相度晉山  
又次日而問葫蘆套則在寧遠之東四十里矣  
自寧遠而東黃沙白草寂無人影卽臣春時東  
巡中後以東之景象也其墩臺未毀依然荆莽  
之中二十里而至雙樹堡蔭木猶存人家若在  
怛怛不能已也又十里而至連山堡則城垣已  
盡唯餘角臺民家果樹猶交枝亞幹於其間又  
十里而至罩笠山蓋與葫蘆套俱象形而名其

山峴然於中北去瓦窰谷不過二里南去海畔  
之瞭倭臺不過十里此亦東來一碍也使堡於  
其山而臺於兩涯鏡可以橫擊平壩之地爲溝  
爲壕山麓谷衝爲垣爲墻其費甚寡虜卽不難  
越度而低徊之際大鏡四擊而海可爲水伏谷  
可爲騎伏殲之於此亦過半矣臣先一日命金  
冠將水師來會亦刻期而赴其還也亦如之以  
之應陸可以無殆此沙唬之效也自此而望塔

山則十里也杏山則三十里也松山則五十里也山皆平衍可以哨探而朱可據守西還而臣問灰山之道蓋自灰山接拉子山而首山而海岸共不過三十里而山之高峻者去其三分之一因山以補垣因地以高築截長補短不能如原議八里鋪之三十五里也自關門而東唯此山隘可以盡收形勢於內而外截東來之路其取道西虜必偕徑於紅螺山自白塔塔而出白塔

塔者我向之邊壁也去寧遠二十里故據大勢  
於晉山而傍截其俗道則自無可入西虜所通  
之地雖夥而衍然既有撫賞以爲一時之羈縻  
徐修邊牆築臺堡以准薊鎮之例則可收此二  
百里爲內鎮而此外之恢復始仍晉日之遼勢  
蓋其策臣亦不敢自主而取前經臣王在晉百  
萬修關之議而遠之二百里則不唯復收封疆  
而且去京師愈遠則聲勢愈緩不關之外又有

重關收外爲內設險愈多祖宗時必有此許  
諄而力未及修舉創之可以垂千百年之利其  
地去紅螺山在百里之間守紅螺之說鎮臣毛  
文龍會昌言之而廷臣欲臣采取之臣以不能  
棄已地而入虜疆然守於此則紅螺之險已收  
其鑰而拒其屐卽前撫臣閻鳴太欲急守寧遠  
之說其言固自不刊但虛內而驚外先後緩急  
之間終非臣小心謹慎者所能辦今三百里之

內爲名城者五已俱填實爲大道之堡者七已  
填實其五爲邊堡者十七已填實其九稍爲料  
理可以全復昔日之約略而後圖修築於遠其  
勢爲不倍臣雖用有異同而終不能舍其成畫  
蓋今日之規模固有必當圖之機而亦有不得  
不就之勢遼民入於關內高貴者可以坐食可  
以貿遷壯而跳者爲兵於各鎮其貧不能食孱  
不能戰力止能耕者以耒耜爲生而關以內之

戰守之具關門所有者足關門之用則漸移於外關門所無者計道以數千計日以數月計臣今暫住前屯使近而易移者願關上諸臣應臣不得獨緩可以旬月取辦遠而難猝辦者雖近奉明綸督責諸司猶不能不大聲疾呼以終望皇上之叮嚀也至築關之費前經臣約以百萬而他費不與焉臣以班軍三年之力限三歲而成則五十萬金亦遂可辦其設關於晉山而名



之曰寧遠設水關於鞍山以當一片石其規模  
已定鳩工不遠發前允帑金之半以成萬世之  
業仰體聖明必能垂鑒臣之前疏陳三路水師  
進取之法原不離守以爲戰今以近在肘腋目  
擊手劓之事仰于天聽亦不能離戰以爲守伏  
冀  皇上畱神斷決使臣終歲之圖維而未敢  
盡言者今言之而即可奏效則迂濶駑劣雖無  
當於盛明而因危圖安因汚成隆一代中興端

有望於聖明也

議島事疏

擬代高陽公

竊以四衛爲遼鎮之腹心據兩河之樞紐故全  
遼之存亾全係四衛之得失而金州又爲四衛  
之腴壤故臣初規遼事是時奴正守四衛臣欲  
招攜乘隙晉據此地以剽賊腹心故屢疏欲於  
登萊自開正局今科臣李魯生議取金州實見  
其大但奴自徙金州之民卽堙金州之城無可

據之險卽欲塹南關以自固而十里工程非旦夕可竟一航爲渡又隨處可入故今日之事必責登萊據旅順以南通其脉絡必責寧遠據蓋州以北接其咽喉蓋州雖尙有賊而近海易登且城郭依然可扼以守得蓋則金復旅順盡在堂輿之內而奴無濱海之地則用海之術窮所爲防遂減營也高皇帝之取遼於納哈也雖馮國用之兵自薊而遼以渡三岔而馬雲葉旺寶

先自登州以取金蓋蓋河東沿海之地始於蓋  
耀而迄於旅順其自旅順而金而復而蓋若鱗  
相次其自遼陽而來必繇海而耀而蓋雖間有  
岫巘小道而峻嶺不能行軍故葉旺守金州營  
田築隍爲根本之計馬雲守蓋州以遏絕虜馬  
納哈遂不能度反自鎮江繇廣鹿長生島駕海  
艦自東而西爲馬雲所誘北折至蓋盡殲無遺  
今若據旅順蓋州以守金則用高皇之舊策

又有毛文龍在皮島見今廣鹿長生之間處處  
有守奴必不能復循此道故曰用海之術窮况  
自天津而灤河口而關門而寧遠右屯俱爲海  
之右而右屯其極也自旅順而金而復而蓋俱  
爲海之左而蓋州其極也今臣已出據河西爰  
自松杏南至右屯廣寧已在包絡之內然不敢  
貪復廣寧之虛名而受困疲之實禍者正以其  
去海遠而陸運爲難也昨見有議復廣寧而明

旨以必須多兵令臣相機赫赫聖鑒已睹其微  
臣三年以來焦營苦畫着必求穩以爲今日之  
所守當以海爲家而使轉輸不疲且近海之地  
俱極肥饒兵旣護於外則民得恣屯於內而遼  
民漸可復業今年糧運盡至右屯而河西遂得  
安枕今得廟堂定謨決守旅順臣當督率舟師  
扼蓋州之口與相督尾使四衛之肥饒漸實遼  
民而我南通登萊北通關門俱岌岌可渡而兵

無絕餉之慮異日卽遼陽已復奴穴盡洗而民  
已半殘城多堙毀亦當且盡力於此而後徐圖  
其內自登州至旅順風使僅二日程而皇城等  
島皆有程限可泊故旅順必責之登自覺而守  
至右屯則臨河而渡止在相時河東而守至蓋  
州則遊騎所至可恣飛揚奴若得海之用則向  
日之隱慮而不敢明言者正不在如女直渡海  
寇宋明犯千里之怒濤而別有聲虛擊實之妙

可以使我百萬之兵躡立關門而無所用其尺  
寸我得海以爲用則運旣通田可屯食不窮而  
兵日壯且毛文龍遠在皮島非海不渡近日間  
使自四衛而陸行至關使我據四衛方可率至  
蓋州風便僅一日程而又有右屯以爲止則其  
地愈近而三家溝一帶亦可依泊故蓋州必責  
之寧遠以覺之去寧遠止二十里而去登尚三  
千里也總論兩河之全局守關門而不守覺華



則無以扼海之要而海適足以見瑕守覺華而不守右屯則無以展海之用而勢不能以包括守旅順而不守金則水落石出終爲張盤守金而不先據蓋則唇亡齒寒難同葉旺河西以旦夕期應遂能合三鎮之力使奴肆其鴟張欲渡三岔則我右屯之師移北一步卽遏其前蓋州之師馬晉一縱卽擊其半渡而毛文龍始得用其牽制使奴久爲驚伏則地近謀露情迫勢見

遼民日歸奴計日蹙兩三年間必有可乘之機  
合三面以爲攻而奴已在四圍之內是以守以  
戰俱無踰此說者必以右屯蓋州去虜愈近恐  
因以致虜而屯聚日廣反資盜糧不知遼陽之  
去關門與去旅順俱七百里昨奴之掠張盤行  
無人之地馬爲之斃而不憺張盤終受其毒固  
知奴之來不來不在地之遠近亦不在糧之有  
無使兵勢旣壯則右屯蓋州正足以扼其吭兵

勢苟弱則雖棄旅順置金州撤關門之守楮關門之地而虜馬無不可至臣前此不敢言者不唯兵力未齊而舟車皆不奏手徒以張虜謀而寒我膽如臣至今日而不言則奴或以全力據四衛而爭之也甚難近日塘報奴方脅降張盤力治舟艦臣所向隱而不敢言之危着度其已見此矣而我方處堂一旦力窮於應則其憂在

宗社

以下係覆儀爲大帥取蓋州調度自出高陽公手筆以逆揣矯旨不用儀故遂不果

上

卷之四

四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三

三

文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

終